

的那个卢美琳！我非常感谢导演信任我，可以让我试演这个角色，你都不知道我当时在试戏的时候有多‘泼’，我真的……你想象不出来。”

原来是动不动就请人家“吃耳光”的火爆卢美琳啊！这个角色堪称戏份吃重，是大配角。倪虹洁的外形和这个角色的性格很有反差，如果选上了，想必也很好看！虽然因为档期最终遗憾错过了这个角色，但她没有任何包袱：“我觉得我做过尝试了，事实就是这样呀！”

这种坦荡到近乎生猛的状态，在早年的她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。以前的她，害怕竞争，害怕被拒绝，也害怕姿态难看。但现在，她甚至有点享受这种纯粹针对工作的较劲。当记者问她：你这种咖位还需要去“试镜”吗？她爆笑：“咖位？我有什么咖位？哈哈哈！我不觉得演员是需要论资排辈、讲咖位的。每个角色的适配度是不一样的，大家圆弧都对外的时候可能就契合不到，但多磨一磨，就像我的手一样，它就能合在一起。机会来了，我一定会百分之百地去争取，我愿意去‘试镜’，我还愿意做功课，给出多个不同的人物状态让导演去选择；但是如果最后没有缘分去演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纠结。”

赋予她这种底气的，恰恰是那些她曾以为熬不过去的低谷。

那些人生曾经的“凹处”，那些让她感觉被大石头压在胸口的日子，反倒成了她作为演员最丰厚的养料。

“演员的职业是非常感性的。人生不可能总是那么完美，当我在那些低洼里的时候，我离阳光特别远，我才会身上长出青苔，长出向着阳光根本看不见的衍生之物。”

这些长在暗处的“青苔”，成为她生命中别样的绿意。一旦角色需要，她就可以拿出来。“所以我很感谢那些我摔过的跟头，虽然鼻青脸肿的，但它会留在我的记忆里面，带到角色里。有黑暗才能看到光明。”

像霓虹灯一样，她有小女孩爱玩爱闹的一面，也有骨子里的坚韧。即使是被大石头压住的时候，她也从来没有放弃过。“我觉得滴水都能穿石呢，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”

二十出头的时候，她看剧本，很多情绪看不懂，因为没有经历过。那时候她对“演员”的理解，重点在“演”这个字上，觉得那是可以靠表情、靠姿态做出来的。但后来有一天，她顿悟了：“演员不是演，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个人物。”

在拍摄另一部电影时，有场戏需要大家在录音棚里唱一首老歌。当音乐响起，倪虹洁唱着唱着，突然崩溃大哭，哭到不能自己。旁边的闫妮被她的状态吓到了，轻声问她：“你怎么了？你是想起了你过去的伤心事吗？”

倪虹洁摇摇头：“我没有想过我自己。我想起那个角色，如果是她面对爱人就此不见的时候，她是

什么感受啊。”也就是在那一刻，她确认自己已经完全交付给了角色。

而面对自己的悲伤，倪虹洁反而很理性。她摸索出了一套成熟且自洽的情绪处理机制——每当低谷或悲伤来临，她不会强迫自己微笑，不再像从前那样努力把情绪挡在门外。她会主动打开闸门泄洪，“让它淹没我一会儿”。

但她也不会放任自己长久地沉溺。如果发现自己在这片泥沼里待得太久，那个底色坚韧的“老灵魂”就会站出来，踩下刹车——她会起身走出家门，去路上走一走，和陌生人聊几句闲天；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坐在马路边上看看过往的行人，听听周围的鸟叫和虫鸣，感受一下阳光还在身边的温度。

她还发展出许多微小的“抓手”来把自己重新拉回地面：听喜欢的音乐，打游戏，看书，拼乐高……她不再是那个害怕给人添麻烦的孩子，而是一个允许自己破碎，也完全有能力自我修复的成年人。

穿花裙子的老太太， 是理想型的妈妈

在影视圈，许多女演员对“演妈”讳莫如深，将其视为职业生涯走下坡路的标志。但倪虹洁对此不以为意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接演了不少个性鲜明的“妈妈辈”角色：《过春天》里那个天天打麻将、把生活